



墨迹

曾子墨

留在生命和记忆中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迹 / 曾子墨 . 著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2

ISBN 978 - 7 - 5354 - 3423 - 4/I · 1070

I . 墨 ...

II . 曾 ...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2725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 陈 曦 牛 莹

封面设计: 张清工作室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封面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 - 87679301

传真: 027 - 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 - 58678881

传真: 010 - 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邮编: 100028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方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211 千字

版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5		我的纯真年代
06		和“牲口”有缘
09		历史老师
11		18 岁的选择
14		转弯的青春
15		年轻的“托派”
20		命运的偏爱
23		真话的魅力
27		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
32		“超一流”推荐信
34		“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
39		万里之外的援助
42		达特茅斯，我的大学
43		惊艳校园
46		美女教授 Karen
50		一个人的考场
54		她的英文如此完美
57		“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

059		校园打工
063		生命裸奔
065		走进陌生水世界
068		大麻，美国式的青春放纵
071		夜探“兄弟会”
074		走进华尔街
075		华尔街的磁力
076		“借”一身套装去面试
079		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
082		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085		与“恶人”斗法
088		“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090		明星制度，我最后的选择
093		纽约旧事
094		尊严
097		渴望忙碌
099		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
102		被“遗忘”的心结
104		决心说 No!

目 录 Contents

106		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
108		投行的本事
110		疯狂的 Bullpen 生活
114		耗费年轻时光
116		“铁人”妈妈的 Book
119		邻座神秘人物
124		新浪争夺战
125		新浪争夺战
127		吾友志东
130		龙凤呈祥一家人
133		“浪一浪，叫新浪。”
135		不一样的汪延
137		最差的上市期
139		不可思议的选择
143		凤凰
144		结缘凤凰
148		遭遇险情
152		我的下乡经历
156		李小琳



159		孙大午
162		张海
166		艾滋悲情
175		梁冬和嘉耀
178		曹景行
180		刘春
183		我和家人
184		名字
188		老爸
195		点点滴滴
196		美丽高跟鞋
201		ARMANI GIRL
205		手袋
211		我的“网恋”
214		回到拉萨

我的纯真年代



和“牲口”有缘

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在人大附中度过的那六年，是一段最简单、最纯净、也最开心的日子。

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大附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我，则和其他所有家教正规、性情乖顺的孩子一样，是这所学校里一名成绩还不错的普通学生。

高二分文理班，我很自然地选择了文科。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无所谓“子承父业”，就是觉得文科简单，不过是“背书”而已，不像学理科，永远有做不完的习题。现在看来，那时的我还不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好学生，总担心自己一旦陷入了无涯“题海”，就再没有时间去风花雪月、自得其乐。

其实，文科班本身就是一片风花雪月的乐土。同学们大都多才多艺，你擅琴棋，我长书画，人才济济。如今已是著名情景剧导演兼演员的吕小品同学，当年座位就在我的斜后方。很遗憾，与他们相比，我唯一的“特长”就是学习了。

那时候，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全区统考，六门功课加在一起的总分，班里和年级一定要排名次。名次，也成为了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

通常，我们会这样来形容一个同学：“李宏这牲口又考了第一！”或者是：“张亮整个一牲口，太生猛了！”

从走进文科班的那天起，我也成为了这样一个“牲口”。

此前，我一直舍不得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更不是绝对的“第一名”。直到进了文科班，很奇怪，每一次统考我都排第一。长此以往，老师和同学开始习惯于默认——她是第一；我自己也生出了使命感——不能不考第一。

但我偏偏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走出考场，如果我说“还行”，那就是非常好，如果我说“不好”，那就是比较好，如果我觉得“很差”，其实结果至少是还不错。这种感觉上的偏差，让我浪费了不少感情和眼泪。

高三第一学期期末，我们照例参加海淀区统考。非同寻常的是，如果能在这次考试中名列全区前三名，就可以绕道高考，直接保送上大学。机遇面前，人人跃跃欲试，因为“黑色七月”的恐怖我们早已经耳闻目睹。

考完数学那天中午，我和同学在回家路上边走边对答案。对到最后一道 18 分的题时，我的心越来越凉。不仅我的解题思路和她完全不同，答案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同学逻辑严谨，思维缜密，是理科班的“牲口”之一，还是华罗庚数学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听着她有条不紊、头头是道的分析，我几乎没有任何怀疑或争辩，就口服心服地认定是自己错了。

那时候，我很爱哭。看电影会感动得哭，看小说会伤心得哭，考试不满意，当然更会哭。想到自己功败垂成，考了那么多第一，最该拿第一的一次却失了手，眼泪开始在我眼眶里转来转去。

进了家门，我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下午还有其他考试，我的眼泪像泻了闸的洪水，哗啦哗啦流个不停，枕头床单，洇湿了一片。

我妈开始动之以情：“眼睛肿了，多难看啊！再哭，眼泪要把你自己淹死了。”

我爸也开始晓之以理：“每次考完试都哭，结果每次都考第一，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爸说得没错。觉得自己没考好，然后大哭特哭，结果是虚惊一场，最终发现自己考得特别好——这好像是高中时代的我深陷其中的怪圈。



在人大附中度过的 6 年，最简单、最纯净、最开心。



从走进文科班的那天起，我也成为了一个“牲口”。

那次的数学考试也不例外。事实证明，我的眼泪又一次白流了，因为我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再一次蝉联“牲口”的荣誉，并且进入了海淀区的“前三甲”，顺理成章地成了保送生。

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牲口”这个词和我特别有缘。

2001年年初，我加盟凤凰卫视。那时资讯台刚刚开播，工作量大，人手却少，每个新来的主持人都忙得四脚朝天团团转，常常是早上7点上早班，下午2点

刚下班，夜晚11点又要上夜班。

面对新人的唉声叹气，中文台的主持人总会予以善解人意的开导：“凤凰就是这样，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慢慢习惯就好了。”

刘老板从来都是公司里消息最灵通的人士，这样精辟的语言自然不会从他耳朵里漏掉。不久后，老板、我和招商银行的马行长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凤凰员工的超负荷运转，老板不无自豪地夸耀：“连我们主持人自己都说，在凤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老板话音刚落，在大家的轰然大笑声中，我插了一句：“老板你不知道，现在早就是女人直接当牲口用了。”

此后，我的这句话被老板在无数个场合无数次转述，而我也相信，命中注定，我和“牲口”有着不解之缘。

正是这种不解之缘，让我提前迈进了大学的门坎。

后来，我渐渐明白，无论考试、工作，还是其他事，人可能都是这样，当别人认定你是第一，你便会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次反复与轮回过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终于蜕变，成为了真正的第

一。

历史老师

高中时代，我的历史老师姓李。他 30 岁左右，中等个子，苍白而又消瘦。

高年级同学说，他的外号叫“铁臂阿童木”。可是，我却怎么也无法把李老师和那个气宇轩昂、一脸坚定、永远挥舞着小拳头的卡通人联系在一起。

印象中，李老师总是独来独往，穿着白衬衣，配深色西裤，背一个巨大的书包，透着郁郁寡欢和怀才不遇。后来听人解释，我才知道此“阿童木”非彼“阿童木”。原来大家只是取了那个“木”字，因为李老师在他们的印象中，多少有些木讷。

平日里，李老师的确沉默寡言，但在课堂上，他口才奇好。早在高一时，我就听过他的课。大概因为没分文理班，历史课无足轻重，他也不必照本宣科。干巴巴的教案经由他的口，竟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历史故事。就这样，讲课的人无需讲稿和提纲，话题拈之即来；听课的人免去抄笔记之苦，听得痴痴入神。只要是李老师的课，45 分钟稍纵即逝。因为李老师，学习和听课在我看来，第一次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快乐。

渐渐地，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也开始对教科书产生怀疑。同是历史，为什么李老师讲述得那么鲜活，但在教科书里却变成了简单枯燥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呢？

多年后，当我主持《世纪大讲堂》，坐在桑拿房一般酷热的演播室里被烤了两个多小时，却依旧兴致勃勃地听历史学家沈志华先生讲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时，我又想起了李老师。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勇于摆脱课本的束缚去寻找真相的人，也是懂得用历史的灵魂去触动听众的人。

对于高考的学生，即便是一种束缚，历史课本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束缚。到了文科班，就连李老师也不得不回归书本，开始在课堂上分析历年的高考试卷。他再也不讲故事了，相反，只要一张嘴，便是“义和团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部分”、“国民党代表大资产

阶级大官僚、反动反人民”之类的标准化答案。

这时候的李老师，手上、身上落满了白蒙蒙的、粒粒屑屑的粉笔灰，越发显得落寞。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如此讲课会不会是一种痛苦，又或者，被禁锢在这个小小的中学教室的讲台上，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很快，传来了李老师要报考北师大研究生但学校就是不肯放人的消息。还听说，李老师想考研究生，居然是因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关于李老师的一切，开始在公司中传颂，它满足了一群高中文生对才子佳人和琼瑶式爱情的全部幻想。

而且，幻想居然变成了现实，另一段和李老师有关的琼瑶剧真的在我们眼前上演了——班里一位女同学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从高三的某一天开始，但凡李老师提问，这位其他课上从不主动回答问题的女同学一定会高高举手。终于有一天，李老师叫了她的名字，说：“你来回答。”

女同学为这一刻，好像已经等了很久。她站起来，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用蚊子一样细弱的声音挤出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是……只是想听你叫我的名字。”

教室里一片哗然，李老师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脸颊也由白变红，又由红转白。

以后的历史课，女同学总要求和第一排的同学换座位，然后在45分钟里，双手托腮，目不转睛，脸上洋溢着恋爱中的女孩才会拥有的幸福表情，用炽热的目光火辣辣地盯着李老师。

从此，李老师不再神态自若，讲课时要么目光空洞，要么窘迫地低着头，假装看课本。

对女同学追求爱情的勇气，我内心充满了敬佩。据说她还曾冒着酷暑，每天到公交车站，等李老师下班一同坐车，甚至夜深了，还守候在李老师家楼下。

庆幸的是，她没有扣上“早恋”或者其他更恶劣的帽子。在学校老师找她多次谈话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人大附中的校园很美。东西教学楼都有着古老而厚重的红砖墙，两幢楼中间，是一片草木葱茏的小花园。树影婆娑间，总有同学三三

两两藏在树林里，躺在草坪上，谈生活，谈理想，谈学习，当然，还要谈恋爱。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生于七十年代》。一位同龄人回忆，当年老师们总是说，不要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早恋上，现在才明白，不把宝贵时间用来早恋，那才叫浪费。很幸运，这些道理，我的老师们早在那个年代就明白了。

而那片花园，也构成了青春记忆里最美的背景。日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和摄像回到那里，为凤凰的专题片拍摄串场。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猜想，不知道李老师和许许多多的老师们会不会在电视里看到，他们的学生对于人大附中的种种依恋和怀念。

毕业十几年了，我再没回去探望过李老师。断断续续听说他后来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师生恋，如今已经修得正果，结婚生子。而且，据说李老师也安心于扎根附中，成为了全国历史特级教师。

18 岁的选择

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救赎出来，还赋予了我一项特权：选择学校及专业。

那天，我一走进学校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资料。老师笑着用手指了指：“北大所有的文科系，怎么样，挑哪个？”

“北大？”我摇摇头，“我不上北大。”

老师的笑容像是突然凝固了，她满脸疑惑：“不上北大你上哪儿？”

老师的心情我很理解。学校对外介绍毕业班的高考成绩时，通常都会说：“二班同学有 9 人考入北大，6 人考入清华，7 人考入人大……”由此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才是胜利者的归属，光荣而神圣。

拒绝北大，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毕业那年是 1991 年，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北大和复旦的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军训整整一年。我怕苦，怕累，更怕浪费时间，无论怎么训练，我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脱胎换骨，变得又红又专。更何况我亲眼见到读北大的师哥，原本朝气蓬勃，满脸阳光，经过了一年的洗脑，却被“训”得老气横秋，死气沉沉。

于是，我问老师：“除了北大，还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考分高？”

“你什么意思啊？”老师更加不解。

“我要选考分最高的专业。”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为什么不懂呢！

“考分最高的？”老师想了想，给了我答案，“人大国际金融？”

“好，就是它了。”

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果断，老师又犹豫了一下，问：“你肯定吗？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和父母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的，我说了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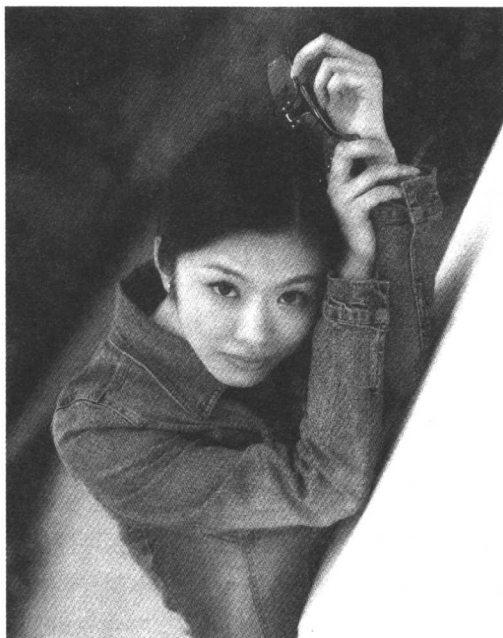
短短的10分钟，我斩钉截铁地为自己选择了前途。其实，爸妈的意见并不是我听不进去，而是对于专业和分数，他们远没有父母那么在意。

记得小学五年级，因为换了语文老师，几乎“专写”范文的我作文成绩突然变得时而得优，时而得良。我年纪虽小，却不那么迷信权威，心里总想：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根本就是老师的问题呢？

我爸妈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在大学里教文学，因而成了我的

首选裁判。他们把我的几篇文章翻过来，覆过去，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学生的作文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爸身体力行，亲自操刀，模仿着孩子的语气替我写了篇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而且，过去的作文即使是“良”，很多精



拒绝北大，让老师疑惑不解。

彩的句子下面还会有老师用红钢笔画出的波浪曲线，以示赞许。但是，我爸这篇“习作”发回来时，却是光秃秃的白纸黑字，外加四句红色批语：“中心思想不清晰，立意没有拔高，前后缺少呼应，语言呆板不生动。”

对这唯一的一个“中”和四句全面否定的评语，爸妈和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怎么写出的文章竟然过不了小学老师这一关？

从那以后，对分数、对成绩，爸妈有了全新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分。它让我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选择。



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18岁的我，以为金融就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就是和取钱存钱有关。至于国际金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我的标准简单而“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凭借这样好胜而又从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融的大门。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金融不仅成为了我的职业，而且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2005年，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工作。上班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附中旁边。

14年过去了，我竟然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八岁的自己，和同学们嘻嘻哈哈：

“知道吗？小威那牲口，保送清华了！”

“齐秦那盘《大约在冬季》听完了吗？听完借我翻一盘。”

……

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永远十七岁。

转弯的青春



1992年，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独自一人的求学生活。在美国的日日夜夜，早已经融入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然而，搜索记忆，我却始终都想不清楚，19岁的我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一个人走向一片茫然和未知。我甚至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美国去念书就变成了脑海中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刚刚上初中时，就常听到姐姐和哥哥谈论去美国留学。终于，在我初三那年，他们先后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那时候，我好像就已经知道了，在很久远很久远以后的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带着两个硕大无比的皮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

年轻的“托派”

1991年夏天，我幸运地躲过高考，却心甘情愿地出现在另一个考场上，并且因为那次考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那些日子，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晃荡的生活过了几个月，实在是有些乏味了。一天，报纸上刊登新闻，说“舒而美”公司设立了奖学金，无论文理，凡是高考成绩在北京进入前10名的女生，都可以获得1500元的现金奖励。

看到这条消息，我怦然心动。

那时候，1500元对我的诱惑远远超过了今天的1500万元，更何况于我而言，考进前10名不过是“举手之劳”。我开始默默畅想，自己支配这笔巨款时会有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感——

我要先请爸妈去友谊宾馆的川菜馆吃一顿“豪华大餐”，再送他们一套最新版的《鲁迅全集》；然后去秀水街或东四，为自己买一堆出口转内销的漂亮衣服，还有友谊商店里那个我向往已久的可爱娃娃“雪糕妹”；最后，还要和好朋友一起去中关村的肯德基大肆庆祝……总之，1500元，可以实现梦想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越想越激动，兴冲冲地跑回学校，找到班主任，开口就问：“老师我还能参加高考吗？”

老师盯着我，表情如同看到了外星人。我猜她心里一定在嘀咕：